



老麦的入户“手札”

■ 戴婧雯

调查员老麦今年五十有四，头发已花白大半，腰杆却总是挺得笔直。每月开展劳动力调查入户时，他的公文包里总装着一本边角磨得发白、厚厚的笔记本。

那本笔记本的边角早已卷起，静静躺在那台簇新的调查专用平板旁边。一旧一新，一厚一薄，仿佛有着无言的默契。每次出发前，老麦总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塞进随身的布包。平板是单位配发的“新式装备”，轻便快捷，数据一点即传；可老麦总觉得，那冷冰冰的屏幕记不下人间的烟火气，也盛不住心头那份沉甸甸的牵挂。

他的指尖在密密的字迹间游走，不像在查阅信息，倒像在抚摸一个个

人生故事。这一页记着张家媳妇上个月提起超市收银员的合同即将到期，正在物色新工作，旁边标注“下月询问是否已就业”；那一页是李家刚毕业的孙子，指标旁打了一个小问号，添注“投简历30份，面试5次未果”，列为失业人口——这次去得问问进展，多鼓励孩子两句。还有一户，女主人上次提到丈夫计划去外地打工，老麦便用红笔注明：“如下月外出，记为外出不满半年人口”。他说：“光在平板上记个‘是’或‘否’，心里不踏实。多写两句，下个月再来，话头就好接了。”

跟着老麦入了几次户，我才真切体会到那本笔记的“魔力”。敲开门，常是熟络的招呼：“老麦来啦！快进屋喝水！”他不急着打开平板，而是先笑着唠几句家常，问问老人身体、孩子学业。随后才

不慌不忙地亮出平板，同时翻到笔记本对应的一页。随着调查话题的展开，老麦像老朋友般自然提起：“上回你说想找个离家近的零工，找得怎么样了？”“闺女实习那单位，后来留下没有？”对方一听，眼睛就亮了，话匣子也打开了，觉得这位调查员真把自家事放在了心上。整个调查过程没有丝毫生硬的问答，自然攀谈中不着痕迹地完成了访户问答。

我曾问他，为什么不“偷个懒，就用平板”？老麦摇摇头，轻拍那本笔记，脸上浮现庄稼人对待土地般的郑重：“小姑娘，机器是好，但它记不住人。我这老伙计不一样，”他顿了顿，眼里有光，“它记得住人！年纪大了，记性像漏风的屋，得靠东西堵一堵。再说，看到这些字，我就像又见到了那一家子——他们过得好不好，指标变没变，我这儿，”他指指心口，

“就有谱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：那本磨损的笔记，早已不只是一件辅助工具，它是老麦搭建在千百户人家之间的一座桥，桥这头是他一丝不苟的职业坚守，桥那头是百姓真真切切的就业图景。他用最原始、最笨拙的方式，为统计调查注入了温情。那密密麻麻的字迹，是他不服老的宣言，是他与渐长的年岁进行的一场温柔而执拗的对话。
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老麦收拾好东西，将平板装稳，又轻轻抚平笔记本卷起的边角，仔细收进包里。他的背影融入村中错落的房屋，那略显迟缓却异常坚定的步伐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：工具会迭代，方法会更新，但一份把“人”放在心上的敬业与赤诚，永远不会老去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富川调查队）



曲途有光

赵林博 摄

秋深到水关

■ 计旭鸿

辽西走廊的秋天来得有一段时间了，山杏树叶也逐渐变红，昭示着深秋的美丽无处不在。一个周六的清晨，我们赶往兴城市南大满族乡水关村，培训指导乡亲们记账。

车子拐进乡村公路，地里遍布着收花生的机器，太阳透过高大茂密的杨树，将那些温暖的阳光泼洒在路旁的文化墙上。水关村之名，据说源于边墙的水口，村东就是烟台河。这类地名，在乡间是极多的，都与辽西绵延的边墙有关。如果不是新一轮住户调查样本轮换，还真不知道有这些美丽宜居的村庄隐藏在乡间。

杨乡长和村里的干部一起参加此次培训。村部的会议室里早已生起炉子，大家推门进去时，村民们围坐在炉火旁，炉上的水壶冒着热气。10户被抽中的记账户也早早来到村里，眼神里夹着几分好奇。

培训中，一名同事站在前面讲解电子记账的操作步骤，另两名同事在下面手把手教。这些庄稼人握着智能手机，笨拙地划拉着屏幕，眼神却格外专注。有位老汉学得最认真，他时不时抬头问：“同志，这一步咋整来着？”同事便再演示一遍。“这可比种地难多喽！”大家低头按照步骤边操作边嘟囔着，在左右两边村民的互相帮助下终于都完成了最后一步操作，个个脸上绽出舒心的笑。为国记账，大家都感到光荣和自豪。

培训过后，大家在午后阳光中踩着平坦的水泥地入户走访。不时有装载满满的三轮车从身旁经过，车上装着收割的花生秧，白白的花生角挂在上面，经过秋阳的晾晒后再打角。拥有国家地理标识的兴城花生，如今不仅花生抢手，花生秧子也可直接打碎装袋，成为喂牲畜的营养饲料，也同样能出售增加收入。

走访中还发现，这些年国家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，一座座新房都建得高高的，不再受水淹，不再低矮昏暗，而是窗明几净；也有保持完好的辽西囤顶老屋，墙面虽斑驳，檩子过梁又粗又直，院里金黄的玉米垛同样堆码得整整齐齐。

村里选聘的辅助调查员对各家情况一清二楚，谁家老伴会啥手艺，谁家有多少亩地，谁家拴大货车，哪家孩子在北京工作，逢年过节就给爹妈寄钱……

归途上，望着窗外秋收的田野，每家每户的生活状态历历在目，想到乡亲们积极配合记账的热情，心里像手里捧着的红苹果一样甜蜜。统计调查记录着人间烟火，而那烟火变成一笔笔数据，展示的正是乡村振兴骄人的成绩。

（作者单位：辽宁省兴城市统计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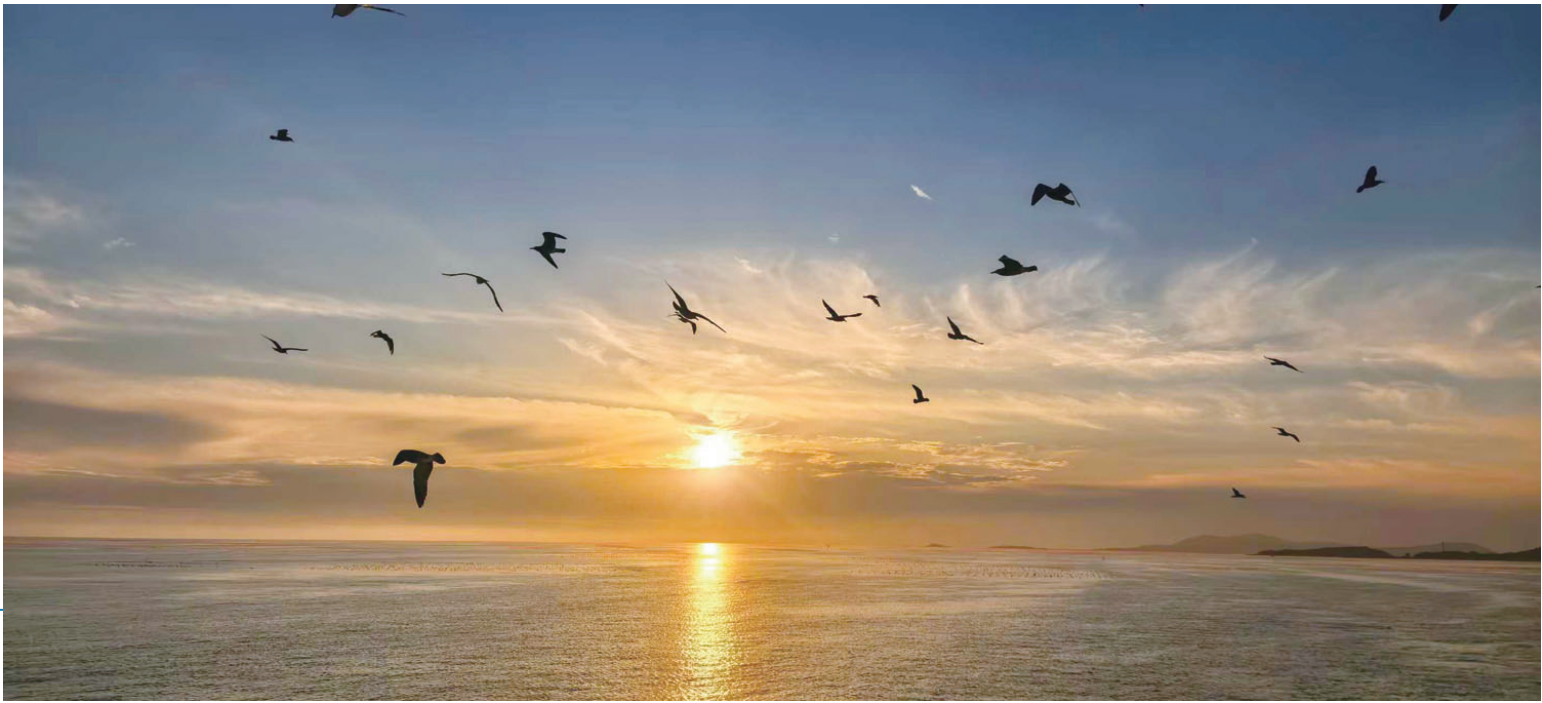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好月圆

何碧西 绘

落日归海

李琼 摄



祠堂与树

■ 邹涓

秋阳漫过赣西的山岗时，铜鼓县的风里便总裹着樟叶的清香与阳光的暖。那株三百年的老樟树守在祠堂外，深深浅浅的纹路里藏着岁月，枝桠斜斜地探向祠堂的灰瓦，把我童年的片段都嵌进了年轻里。

祠堂的秋天，总伴着淡淡的香。族里的老人说，老樟树通灵性，秋天会把香气渗进祠堂的木缝里。我总爱趁大人整理族谱时，溜进祠堂后殿。那里摆着几张旧木椅，椅面被磨得发亮，坐上去能闻到樟香混着旧纸的味道。阳光从祠堂的花窗透进来，落在泛黄的族谱上，也落在我摊开的手掌心，暖融融的。这时窗外

的樟树叶又沙沙响，像是在和祠堂里的旧时光说话。

秋日的午后，祠堂前的樟树下是最好的纳凉处。外婆会搬来竹椅，我抱着半个刚从井里捞出来的柚子，听她讲祠堂里的“老爷”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樟叶，在她银白的发丝上跳着碎金般的光，老樟树的影子便随着风，把我们罩在一片清凉的幽暗里。樟树上挂着块小小的木牌，油漆剥落处能看见“清乾隆年间植”的字样，我那时不懂得“乾隆”是什么，只觉得这棵树比祠堂里所有的“老爷”都老，老得能装下整个村子的秘密。

最盼着秋日的打谷时节。晒谷坪就在祠堂侧，金黄的稻子摊开一地，风卷着稻香扑进祠堂，又裹着樟香飘向远山。

我和小伙伴们会在樟树下玩“捉迷藏”，我总爱躲进祠堂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后，听着樟树叶被风吹得“沙沙”响，像老樟在给我打掩护。有次玩得太疯，碰倒了贡台上的烛台，蜡油滴在我背上，烫得我哇地哭出声。外公板着脸把我拉到樟树下，用樟树叶揉碎了敷在我手上，那清苦的味道渗进皮肤里，灼痛竟慢慢消了。他指着老樟树皮上的疤痕说：“树也被雷劈过，被虫蛀过，可它还是活着，活得比谁都久。人呐，受点疼不算啥，只要心里的根没断……”那时我似懂非懂，只觉得老樟树和祠堂一样，都是能让人安心的存在。

后来我到外地读书，每年秋天，总会想起祠堂旁的老樟树。听说村子里新修

了路，祠堂也翻修过，只有那棵老樟树还站在原地，枝桠愈发苍劲，把天空撑得更阔了。今年国庆回去，我又站在樟树下，它的根须比记忆里更粗壮，竟从祠堂的台阶缝里穿了过去。祠堂像被重新粉刷过，鲜艳得有些陌生，可老樟的味道没变，淡香里裹着阳光晒过的暖，一如当年外婆抱着我，在树影里讲着久远的故事。

风掠过樟树叶，簌簌落下几片枯黄的叶，旋即又有新的芽苞在枝梢冒头。我忽然懂了外公当年的话——祠堂是根，老樟树也是根，它们把乡土的魂、童年的暖，都悄悄藏进了岁月里。就像这棵三百岁的老樟树，纵然历经风雨，依旧在每个秋天，用满树清荫，等着归人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铜鼓调查队）

采价员的“数海修行”

■ 张彦妮

从街头商铺的价签变动，到商场货架的折扣更迭，从外卖平台的餐饮标价，到中介门店的房租明细，CPI数据的每一次跳动，都有着采价员的辛劳与付出，他们用“勤”与“细”在数海间写下最质朴的担当。

青春赛跑：来自“00后”的“加速度”

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“00后”采价员小蔡，把CPI采价当作一场充满活力的“青春跑”。每月150余个规格品的采集任务是她的“训练清单”——从早餐店的豆浆油条，到酒店的客房标价，再到中介门店的房租明细，她的脚步总是快速穿梭在朝阳的街巷商圈，把“烟火气”装进数据采集本。

房租价格采集可以说是块“硬骨头”，朝阳区面积广、商圈差异度高，为摸清每一片区房租波动的真实脉络，小蔡给自己定了“雷打不动”的规矩：不论事务繁忙还是严寒酷暑，月末的采价期一到都必须一早出门，确保房产中介一开门就能赶到门店。短短两三天时间跑遍

12家中介门店，让她练就一路小跑的“加速度”。遇到房租浮动，她总要追着中介问清原因——是地段配套升级，还是市场供需变化？哪怕是细微差异，她也要记在本子上、核到细节里。“数据差一点，反映情况就偏了。”她的认真让青春的脚步里多了份“较真”的重量，也让每一组房租数据都带着精准与热忱。

岁月深耕：十三载采价老兵的“硬本领”

樊姐是朝阳区CPI采价领域的“老兵”，13年的采价经历，她把把自己锻炼成日用品和服装价格监测的“活字典”，更把“坚守”二字刻进了日常。

每逢采价日，商场刚开门，就能看到樊姐的身影：手里攥着采价单和笔记本，从日用品区的洗发水、洗衣液，到服装区的T恤、外套，她对每一个采价规格品的款式、原价、折扣活动都了如指掌。拿起一件衬衫，她能一眼看出面料与上月采价款的细微差异；遇到促销活动，她总会反复核对，弄清折扣原因、幅度和生效日期，生怕数据“掺了水分”。

最让人佩服的是她的“随叫随到”——有次刚回家放下采价包，手机就

收到“某品牌洗衣液价格需复核”的通知，她没半点犹豫，转身就往商场赶。“采价不等人，数据不能过期。”13年风雨无阻，她的脚步在商场货架间画出了熟悉的轨迹，她的笔记本记满了密密麻麻的价格变动，而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就像一场漫长的“岁月深耕”，耕耘出数据的扎实，也耕耘出统计人天长日久的坚守。

热忱续航：多面手阿姨的“传家宝”

已经年近六旬的蒙阿姨，有两样“宝贝”不离身：一辆擦得锃亮的26寸自行车，车筐里总放着矿泉水和采价单；还有一本卷了边的笔记本，密密麻麻记着规格品点位和各商家的地址、联系方式。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这两样“宝贝”，藏着她最让人佩服的两个特点——“眼里有活”的勤快和能跟商户唠出“干货”的本领。

蒙阿姨负责的规格品不算多，但几乎个个都“有点难度”，不是容易断货，就是商户分散度高、价格波动繁琐。科里干部常说：“遇到哪个规格品断货，蒙阿姨说‘我有印象，我去找找’，我们就知道

十有八九是稳了”。除了是“查找能手”，对于价格变动原因她也刨根问底：药品涨价了，她会问清是原材料成本上涨，还是规格调整；服装打折了，她会核实是换季清仓，还是临时促销，把“活情况”一并上报。

有新人问她“怎么总能找着断货的规格品、总把情况问得深”，她指着自行车说：“腿勤点，多跑几家就有了；跟店员处成朋友，他们有货会主动告诉你。采价不是简单记个数，得把‘活情况’摸透，数据才有用。”十余年里，她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负责区域的大小商户，笔记本用到卷边，却始终保持着“不等不靠、主动找活”的勤快，和“唠得透、摸得准”的工作态度，让每一组数据都不仅精准，更带着满是民生烟火的“活信息”。

她们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，却是数据背后的“守护者”——小蔡的青春脚步、樊姐的岁月坚守、蒙阿姨的热忱奉献，都是无数消价采价员的缩影。他们用脚步丈量数据精度，用时间沉淀数据厚度，用热忱传递民生温度，让CPI数据成为带着街巷烟火、带着岁月重量、带着人心暖意的“民生答卷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朝阳区调查队）